



三门峡天鹅湖散记

□吴建勋

车在奔驰，人在遐想。

那是4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，很喜欢法国作家布封的《自然史》，书里有布封写给天鹅赞美诗似的专章，“天鹅面目妍美，体态优雅，与它温和的天性正好相称，它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十分赏心悦目”。布封的由衷赞美在我的心田里播下对天鹅喜爱的种子。

这颗喜爱的种子发芽成长于20年前一次偶遇。

作为教育部跨世纪园丁工程——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学员中的一员，2000年我有幸在首都北京欣赏了一场音乐舞会。音乐响起，幕布拉开，原来是世界名著《天鹅湖》。天鹅出场了，在优美旋律的伴奏下，演员那轻盈优雅的天鹅舞，让人心醉神迷，剧情是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：原来天鹅是奥杰塔公主的化身，她被巫师诅咒化身为天鹅，王子爱上了她，与她同生共死，经过爱与恶的斗争，善良战胜邪恶，王子与公主美满结合了。舞剧看完了，有一个凤凰藏在心头：何时一睹“水上之王”——天鹅的庐山真面目，那该多好啊。

这个凤凰，在去年10月实现了。

10月到三门峡天鹅湖正是观赏天鹅的最佳时节，天气还不太凉。苍龙湖、青龙湖正敞开胸怀，接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长途迁徙而来的贵客。

26日早上，我们来到城北的天鹅广场，流水如带顺着一级级台阶从高处跌宕而下，哗哗作响。100多级台阶的上方有一个宽大平台，紧靠平台有高大的台基，台基上镶嵌“天鹅湖”三个金色大字，台基之上是两只天鹅的巨大造型：仰天高歌，气势凌云，旁若无物。远望蜿蜒而下的流水里，时有白天鹅或一只或几只正在徜徉，那样安详，那样自在。我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顽童欢笑着、嬉闹着奔天鹅而去。近前才发现原来是天鹅的塑像。有几个同行的老大姐建议与天鹅合影，于是群起响应，手机里留下各种各样与天鹅亲近姿态的情影。

沿野鸭湖岸行走，去寻找天鹅的踪迹。这里是山峦地带，青龙与苍龙两条涧河交汇形成自然的湖，湖岸曲折婉转，路旁几株枫树，枫叶火红如丹，真是养眼。也许是秋天的缘故，远望湖面露出不少滩涂，滩涂上芦苇成

片，低矮杂树丛生。滩涂四周是辽阔的碧水，瞧，终于发现了天鹅的踪迹：目力所及，远处一处滩涂有六只鸟影在晃动，五只灰黑色是小的，一只大的通身雪白，有人评点那是五只野鸭子和一只白天鹅。不少游客闻讯奔来，目力好的人看见五只野鸭子安详歇息，看见白天鹅展动翅膀。同行有个教生物的单老师，他公布仔细辨认的结果：那不是天鹅，是只大白鹭。他说：天鹅湖里栖息的大天鹅别名黄嘴天鹅，属雁行目鸭科天鹅，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，体长120—160厘米，而白鹭体长只有52—68厘米；大天鹅嘴基本是黄色的，而白鹭嘴、脚是黑色的。

看大家有点泄气，单老师说：白鹭也是珍禽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杜甫诗里写到过它：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众人释然，沿湖边甬道继续前行。

拐过弯去，一边是林行道，一边是数百米山坡，山坡上有上千只天鹅塑像，成排成行，头朝山下，皆展翅欲飞，这千鸟齐飞的阵势，带给我们感官的撞击，震撼着我们的的心灵。

又转过弯去，前面豁然开阔，苍龙广场到了，有个标示牌介绍：苍龙湖前面就是青龙湖。苍龙湖占地1100多亩，而青龙湖仅水域就有2070亩，生长着丰富的水生植物，也栖息着众多的鸟类。我放眼望去：左手方向是高大的黄河大桥，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；右手方向是广阔浩渺的青龙湖。大片大片的滩涂上长着连片的芦苇，滩涂那边是连绵的碧水，远方有一溜白色的鸟，或站立，或俯身下卧，或在水中徜徉，而背景是对岸的山林。“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有人在惊呼，更多的人是举起相机或手机在尽情拍照……

细细观察，在青龙湖对岸的碧水里、滩涂上，数百只天鹅无忧无虑地生活，那样自由自在，或三五成群，或一家数口，翩翩起舞，姿态优雅，神情安详。这些白色的精灵在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舞蹈，在环境的惬意而表达感激的心声，什么都无法阻挡它们宣泄情感的舞蹈，接连四只黑色的野鸭掠水而过，嘎嘎鸣叫不停，像是为天鹅舞伴奏，又像是喝彩叫好。

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啊，明天，天鹅的故乡将更加美好，尽情舞蹈吧，圣洁的天鹅！

(作者为河南省作协会员)



主办单位：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征文投稿邮箱：
qlwbfnjzg@qq.com

抟土为陶

□赵博文

黄河的泥沙裹挟着千年文明，在冲积平原上沉淀出独特的非遗艺术——黄河泥陶。这个古老的手艺，以最质朴的泥土为媒介，将黄河的浑厚与细腻熔铸成器，让无声的土壤焕发出文明的光泽。

黄河泥陶的基因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。沿河分布的陶窑遗址，诉说着先民“抟土为器”的智慧。黄河流域特有的澄泥，取自地下数米深的冲积层，经河水千年淘洗，质地如膏脂般细腻，富含矿物质的特性使其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。古人发现，以此泥制成的陶器不仅能盛水储粮，更因泥料中天然活性成分可中和水质碱性，成为生活与自然相融的见证。从仰韶彩陶的几何纹样到龙山黑陶的蛋壳薄胎，泥陶始终是黄河文明最本真的书写。泥陶纹样是黄河文明的立体史诗，彩陶上的漩涡纹描摹着黄河浪涛的韵律，浮雕中的农耕图景记录着“日出而作”的烟火人间，掐丝珐琅点缀的牡丹纹则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民间美学。

一件黄河泥陶的诞生，是与自然时序同频的修行。选泥需辨别土层色泽与质地，经晾晒、融泥、过滤、陈腐等二十余道工序，仅泥料制备便跨越四季轮回。匠人独创的“塑空”技艺，将实心泥胎掏至薄如蝉翼，既减轻器物重量，又形成虚实相生的美感。釉色研发更显匠心，在传统灰、红、黑三色基础上，通过控制窑变温度，烧制出橘黄似秋阳、青釉若初霜的当代彩釉，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对话。

茶器的创作尤能体现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将黄河澄

泥与南方制陶工艺结合，既保留北方泥土的浑厚气韵，又赋予器物紫砂般的温润触感。从揉泥到塑形，从阴干到窑烧，匠人需在1280℃的窑火中精准把控毫厘温差，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。正是这种容不得分毫取巧的笨功夫，让每道手作痕迹都成为生命的刻度。当代创作者将甲骨文、青铜器铭文雕刻在陶器上，让三千年前的符号在窑火中重生。

非遗传承的实践中，传统工坊化身文化课堂。中小学开设的泥陶课程里，孩童们用黄河泥再现《诗经》中的“蒹葭苍苍”；残疾人培训基地中，手语与陶轮共同编织出平等包容的匠心网络。这些场景印证着非遗存续的真谛：真正的传承不仅在博物馆的展柜中，也在日常生活与群体记忆的绵延里。

面对工业化浪潮，黄河泥陶的传承者选择以创新延续传统。现代窑炉在保留柴烧质感的同时提升成品稳定性，3D扫描技术为传统器型注入建筑美学元素。年轻匠人打破瓶罐的固有形制，将陶土塑造成流动的黄河水纹，或是层叠的黄土高坡肌理。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，泥陶作坊与文旅产业结合，让游客在拉坯体验中触摸文明脉络。

黄河泥陶从不是凝固的历史标本，它如同黄河本身，在坚守本真的同时奔涌向前。当匠人的指纹与先民的制陶痕迹在器物表面重叠，当祭祀礼器转化为现代茶席上的公道杯，这门技艺便完成了从传统到当代的价值嬗变。泥土不语，却将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熔铸成永恒——这或许就是非遗最动人的语言：在质朴中见深邃，于平凡处显光华。

河系珍馐之糖醋鲤鱼

□管泓博

中国北方黄河水系贯通东西，淡水渔产资源丰富，鱼种类繁多，其中黄河鲤凭借其“金鳞赤尾、体型修长”的优美体态、鲜香的肉质和多样的药用价值“一跃龙门”，成为最受喜爱的北方淡水鱼之一。

黄河鲤肉质肥厚，细嫩鲜美，营养丰富。《诗经》有言：“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鲤”，这意味着早在几千年前的先秦时期，黄河鲤就已经成为宴席菜品“牌面”的首选。

黄河鲤鱼的变种有二十余种，常见类型包括山东黄河鲤、宁夏黄河鲤、陕西黄河鲤、河南黄河鲤、山西黄河鲤等，统称为“五大名鲤”。今天介绍的鲁菜代表作——糖醋鲤鱼，就属于第一种——山东黄河鲤。

糖醋鲤鱼发源于黄河重镇涿口镇，后传入济南，清代《济

南府志》记载，糖醋鲤鱼选用“头尾金黄、肉质肥嫩”的黄河下游鲤鱼为原料，且夏季肉质最佳。厨师在制作时，先将鱼身均匀改刀，外裹芡糊，下油炸后，头尾翘起，再用著名的涿口老醋加糖熬制成糖醋汁，浇在鱼身上。糖醋鲤鱼出锅香味扑鼻，外脆里嫩，香酥酸甜。此菜呈琥珀色，艳丽夺目，形似鱼跃龙门。

吃过的糖醋鲤鱼头尾还可做砸头鱼汤。将吃过的糖醋鲤鱼头尾放入锅中，去掉鱼脊骨，用勺子将鱼头砸碎，加入汤和适量醋煮沸，盛入汤碗内，并加以胡椒粉、香菜末。

糖醋鲤鱼于2023年入选《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》。而这道百姓祈福“年年有鱼(余)”的传统菜肴作为APEC峰会、中法文化年的指定菜品，如今已走出中国，踏上国际舞台，成为展示中国饮食美学的文化新载体。